

中国通俗历史小说丛刊

王后的自白

【英】维多利亚·霍尔特 著 薛鸿时 薛纯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王后的自白

【英】维多利亚·霍尔特著

薛鸿时 薛纯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VICTRIA HOLT



The Queen's

Confession

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1968.

责任编辑：杨勇翔

封面设计：姜 录

王 后 的 自 白

Wanghou de zibai

〔英〕维多利亚·霍尔特 著

薛鸿时 薛 纯 译

北 方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9 12/16·插页 2·字数 370,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87

ISBN 7-5317-0164-2/I·165 定价：5.70 元

编者前言

书中的王后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玛丽·安托瓦内特，原是奥地利公主，十五岁嫁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之孙为妻，后来成为路易十六的王后，她的富于戏剧性的一生曾引起不少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关注，法国著名小说家大仲马曾根据有关她的史实创作了《王后的项链》等脍炙人口的传奇小说。这位命运多蹇的年幼王后由于从小娇生惯养，不懂得如何为人处世，婚后丈夫又一连数年缺乏性机能（后来在王后之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的劝说下动了手术，才恢复性功能），因此她沉湎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以自娱，国王则出于内疚心理，对她百般纵容，终于导致悲剧，夫妇俩在法国大革命中先后上了断头台。

关于这位王后的传说和轶闻甚多，本书作者维多利亚·霍尔特动笔之前曾研读大量有关的历史著作，附在小说末尾作为附录的参考书目即有五十四种。霍尔特原名爱丽娜·伯福德·希伯克斯特，1906年出生于伦敦，最初用琼·普赖迪的笔名写真人真事的历史小说，从六十年代开始改用维多利亚·霍尔特的笔名写了一系列历史言情小说（也称历史罗曼司），轰动世界文坛，其中最著名的即《王后的自白》，出版后连续数月在美国畅销，《读者文摘》还把它收入当代名著压缩本。据说她十分喜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尤其是女作家勃朗蒂姐妹等的爱情小说，因此她采用了“维多利亚”这个笔

名，她的小说技巧也颇受哥特派影响，善于通过充满悬念的惊险情节描写带有神秘色彩和恐怖气氛的爱情，有时甚至是变态的情欲。但本书与她的大部分作品有所区别，基本上是根据史实进行艺术再创造的真人真事小说，由于作者娓娓动人的讲故事才能和清丽简朴的文笔，使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历史人物血肉丰满地跃然于纸上，因而阅读这部小说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而且也能获得历史知识。

施咸荣

1987 年岁末

于北京



路易十六^①曾打算亲自撰写回忆录；从他私人文件的整理方式中可以看出他确曾有此设想。王后^②也有同样的意图；她长期保存了大量的来往信件以及在时代潮流和时事的触发下写成的卷帙浩繁的详尽记录。

——康邦夫人的回忆录

① 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处死。

②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奥地利公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处死。

内 容 简 介

一个命运多蹇的风流王后，终于使丈夫的王业倾颓。她就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她原是奥地利公主，十五岁远嫁法国，后来成为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由于自幼娇生惯养，不谙世事，婚后丈夫又连续数年缺乏性机能，她便终日沉湎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以自娱。她的淫荡遍闻朝野，路易十六则出于内疚心理，对她百般纵容，终于导致法国历史上的一场悲剧，夫妇俩在法国大革命中先后上了断头台。

这是法国历史上爱情故事中凄婉的一章。

目 录

第一章	与法国联姻	1
第二章	不知所措的新娘	41
第三章	预兆	71
第四章	一句话的战争	89
第五章	巴黎向我欢呼致敬	126
第六章	富于魅力的陌生人	143
第七章	法国王后	159
第八章	赞誉和诋毁	181
第九章	冷酷无情的演习	200
第十章	加冕典礼	216
第十一章	奢侈	223
第十二章	皇帝来访	253
第十三章	长公主的降生	275
第十四章	从维也纳传来的噩耗	296
第十五章	那个奥地利女人	312
第十六章	钻石项链	340
第十七章	导致审讯的一些事件	368
第十八章	审判	398
第十九章	赤字夫人	411
第二十章	七月十四日	436
第二十一章	朋友们离开凡尔赛	446

第二十二章	悲惨的十月	463
第二十三章	杜伊勒里和圣克卢	496
第二十四章	逃往瓦伦	522
第二十五章	市郊人民在进军	558
第二十六章	丹普尔监狱里的囚徒	586
第二十七章	在候刑室里	598

第 一 章

“世上真正的幸福唯有来自幸福的婚姻。我有切身体验可以讲这番话。而且，一切都取决于女方，靠她的温顺、文雅和招人喜爱……”

——摘自玛丽亚·特蕾西亚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封信

与法国联姻

据说，在我诞生的时候，我的摇篮上方出现了“一个王座和一名法国刽子手的幻象”；但这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等时光将世事的发展进程展现出来以后，人们往往会回忆起它的征兆和迹象。事实上，我的诞生并没有使我的母亲感到烦扰，因为碰巧七年战争^①将要爆发，她对这一威胁的忧虑超过了对她的女婴的关切。几乎从我诞生的时候起，她就着手处理国家大事；我可以肯定，她对我简直无暇顾及。

① 1756—1763年间，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与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所进行的战争。

她已经对怀孕习以为常了，我是她的第十五个孩子。

虽然她已经有了四个儿子，但无疑她还想要男孩，因为统治者总喜欢男孩；她已有七个女儿，另外三个女儿在我出生前已经死去，有的死于诞生之日，有的死于婴儿时期。我爱听人们讲起当时她怎样为我的性别同塔卢卡公爵打赌。她打赌说，这回她准会生个女孩。因此塔卢卡公爵不得不输掉赌注。

在我母亲期待着我出生的时候，她决定让葡萄牙国王和王后做我的教父、教母。后来，这件事被看成是另一个凶兆，因为就在我诞生的那一天，一场可怕的地震摧毁了里斯本，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四万人死于非命。以后，很多年以后，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一天诞生的孩子都是不幸的。

但是，世上的公主很少有比我更幸福的童年。在那些漫长的、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和卡罗琳姐姐经常在绚恩布隆宫的花园里一起玩耍，那时我们两人谁也不想一想未来；我似乎从未想到：生活不可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我们都是公主，我们的母亲是奥地利女皇^①，根据习俗和传统，我们的童年不可避免地会是很短暂的，我们是女孩，就得离国远嫁，去做陌生人的妻子。我们的兄弟——排行在卡罗琳和我之间的斐迪南以及比我小一岁、全家最小的宝贝玛克斯——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是安全的。他们将会娶亲，把新娘娶到奥地利来。可是，夏天在绚恩布隆、冬天在维也纳的霍夫堡度过的那些岁月里，我们从不讨论这些事。我们俩是生性偷

^① 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奥地利女皇兼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家元首。

快、无忧无虑的孩子——我们只惦记着哪一条母狗会第一个产仔，还有那些小宝贝会是什么模样。我们俩都喜欢狗。

我们是要上课的，但我们知道怎样对付那个我们称为“阿雅”的人。别人都称她封·布让戴斯伯爵夫人——她外表严峻，注重礼仪，但她溺爱我们，我们想要什么总能得到什么。我记得，当我坐在课室里临摹阿雅写的字时，我会望着外面的花园，心想外面多么可爱。书写纸落上了墨迹，我怎么也不能把一行行字写直。她走近我，舌头发出了啧啧声，说我永远也学不会了，为此她会被撵走的。我就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脖子说我爱她——这是真话——我决不允许别人撵走她——这话就荒唐了，因为如果我的母亲说要她走，她就得走，一刻也不能停留。可是她心软了，把我抱住，然后叫我坐在她身边，她用细铅笔为我打底子，这样我只要在她划的铅笔印上用墨水描描深，就能完成一份出色的作业。以后这就成了惯例，她甚至用铅笔写出我该做的练习，我再用钢笔描一描，结果好象我已经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了。

家里的人们称我玛丽亚·安托尼亚——或安托尼亚；后来，决定要我嫁到法国去时，我才改名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我得努力忘记自己是奥地利人，而要完全成为法国人。

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尽管我们经常见不到她，可是她无处不在，她君临一切，她的话和意愿就是法律。我们都怕她。

我对霍夫堡冬季的严寒记得多么清楚，那里所有的窗户都得敞开，因为我们的母亲相信新鲜空气对每个人都有益处。刺骨寒风会呼啸着穿过皇宫。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地

方的冬天能和维也纳的冬天一样冷，我常常对她的侍从感到怜悯，特别是那个可怜的小女理发师，她不得不清晨五时起床，站在冰冷的房间里，靠近敞开的窗户给我母亲做头发。我母亲因她手艺高超选中她当理发师，她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问她——我对待下人们总是非常友好的——她是否有时希望自己的技术不那么精湛，那么她就不会被选中了。

“噢，安托尼亚公主，”她回答，“这是光荣的苦役。”

这就是每个人对我母亲的感觉。我们全都不得不服从她，然而这样做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别的想法。我们都知道她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因为她是我们的外祖父查理六世的女儿，而他没有儿子；虽然我们的父亲被认为是皇帝^①，但他的地位也在我母亲之下。

亲爱的爸爸！我多么爱他！他是个无忧无虑、漫不经心的人，我想我很象他。也许这正是我成为他最钟爱的孩子的原因。母亲不特别宠爱哪一个孩子，我们的家庭成员如此众多，有几个哥哥姐姐我对他们简直不了解。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十六个，对其中五人我一无所知，因为在我记事之前他们都已死了。母亲把我们引为骄傲，她经常领外宾来看我们。

“我的家庭不小，”她总是这么说，从她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有这么多儿女感到多么高兴。

医生们每个星期总要来给我们作一次体格检查，看看我们的身体是否健康，他们的诊断书要送给我们的母亲看，她

① 洛林的弗朗索瓦（1708—1765）：1745年加冕为弗兰西斯一世。

看得可仔细啦。当我们被召到她面前时，我们都被她的威严所慑服，失去了平素的神态；她会向我们提问，我们一定要作出正确的回答。这对我来说是容易的，因为除了小弟弟之外，我就是最小的孩子，可是我的哥哥姐姐里就有几个感到害怕——我的大哥约瑟夫比我大十四岁，似乎是个重要人物，因为他有朝一日是要当皇帝的，可就连他都感到非常紧张。约瑟夫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向他致敬，事实上只要不当着我母亲的面，大伙儿早就把他当真皇帝那样对待了。有一次他不合时令地想乘雪橇，他的仆人从山上把雪运下来，好让他在雪上滑行。他生性傲慢，非常固执，斐迪南告诉我，母亲因为他“总喜欢独断专行”而责备他。

我觉得我们的父亲也怕她。他很少参与国事，因此我们可以常常见到他。他并不总是快活的，有一次他十分伤心、还有点儿不满地说：“女皇和孩子们才是宫廷。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单独的人。”

很久以后，我在寂寞的牢狱里回想起早年的日子，我比身边有亲人们围绕时更加了解我的家庭了。这就象退后一步观看一幅绘画。各个部分的焦点都对准了，我过去并未意识到的东西，这时看来异常清晰。

我看到了母亲——一个好女人，渴望着为她的儿女和国家殚精竭虑，她深深地爱着我的父亲，但决不肯把哪怕是一丁点儿权力让给他。我看到的她并不是我过去由于过分害怕而不敢亲近的那个严峻的执法者，而是一个聪明能干的母亲，她时刻都在关心我。当我到我的新国家去时，她该是多么痛苦呀！我象一个走在绷紧的绳索上的孩子，认识不到我

的处境有多危险，但她虽远隔千里，却深刻地认识到了。

我看到了父亲。在这样一个女人的统治下，怎能指望任何男人会活得心满意足呢！现在我懂得了，我听到的流言蜚语的意思是：他在私生活上对她不忠，这正是深深刺伤她的东西。然而，尽管她甘心情愿为他做很多事，但她却不愿把他所要的东西——她的一小部分权力给他。

至于我自己，我是轻浮的。我知道，我可以拿自己的年轻当作借口，但其实我是生性如此。我精力充沛，非常健康，爱到户外去玩耍……不停地玩耍。我不能坐下来接连安静五分钟，我的思想一刻也不能集中，我的思路常常会突然改变，我只想整天嘻嘻哈哈地笑、喋喋不休地闲聊，玩耍起来简直没个够。现在回顾起来，我能看到我们的家里正扮演着多么精采的戏剧——但当时我只会和我的几只狗玩耍，和卡罗琳说些小姑娘之间的悄悄话，对那一切都浑然不觉。

我的哥哥约瑟夫结婚时，我准是已经七岁了，因为他那年二十一岁。他不想结婚，他说：“我觉得结婚比打仗更可怕。”

这使我十分惊讶，因为我从没想到结婚会是件可怕的事。但是，这也象我听到的其他一切那样，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这些事我都不放在心上，对它也没有强烈的好奇心。我只关心阿雅会给我扎什么样的缎带，如果我不喜欢那种颜色，我能不能拿我的缎带去和卡罗琳交换？

现在我可以清楚地想象出这出戏来。约瑟夫的新娘是我们前所未见的最可爱的人儿。我们全都长得那么白，而她的皮肤是黝黑的。我们的母亲爱这位伊萨贝拉，卡罗琳偷偷地

对我说，她可以肯定妈妈希望我们全都象她。也许母亲真会那么想，因为伊萨贝拉不仅美丽，还非常聪明——这是我们几个全都不具备的。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缺乏的特性：忧郁。那时，我可能很轻浮，对于书本我可能懂得很少，但有一件事我是真正懂得的，那就是如何享受生活，而这恰恰是伊萨贝拉所不懂得的东西，尽管她很有学问。我唯一看到她笑的那次是她和我的姐姐、比约瑟夫小一岁的玛丽亚·克里斯汀娜在一起的时候。

玛丽亚·克里斯汀娜在花园里时，伊萨贝拉常常也到那里去，她们总是手挽手在一起散步。那时，伊萨贝拉几乎显出她从未有过的高兴样子。我为她喜欢我们中间的一个而庆幸，但又为她所爱的不是约瑟夫而遗憾，因为那时约瑟夫已深深地爱上了她。

当她将要生产时，全家都很兴奋；但生下来的却是一个极虚弱的婴儿，而且没活多久。她生过两个孩子，他们都死了。

卡罗琳和我忙于考虑我们自己的事情，对约瑟夫和他的事想得不多。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忧伤，这一点我当时一定注意到了，而且留下了某种印象，因为事隔多年，我还能如此清楚地回忆起来。这是一出多么阴暗的悲剧呀！它发生时，我就在那同一座屋顶之下生活。

伊萨贝拉经常谈到死亡，并说她对死有多么渴望。我觉得这个想法真古怪。死是老年人的事——或者是谁也不真正认识的那些小娃娃的事，它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次，卡罗琳和我躲在花园中的树篱后面，听到伊萨

贝拉和玛丽亚·克里斯汀娜在一起谈话。

“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什么权利？”伊萨贝拉说。“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如果自杀无罪，我就要自杀。也许我早就死掉了。”

玛丽亚·克里斯汀娜拿她取笑。在我们这几个姐妹里，她不是最仁慈的一个，她对我们很少关心，难得注意起我们时，也会恶语相加，因此我们总躲着她。

“你总想逞能、当英雄，这个欲望折磨着你，”她反驳伊萨贝拉，“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

接着她走开了，撇下伊萨贝拉震惊地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看到这情景，我足足思索了五分钟，这对我说来已是很长的时间了。

伊萨贝拉真的死了——应验了她说过的想要死的话。她在维也纳总共才生活了两年。可怜的约瑟夫心碎了。他常给居住在帕尔玛的伊萨贝拉的父亲写信，内容都是关于伊萨贝拉的，说她是个多么奇妙的人儿，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她。

“我已失去了一切”，他对我的哥哥利奥波德说。“我的爱妻……我的心上人……已经逝去。经历了如此可怕的死别，我怎么还活得下去呢？”

一天，我看见约瑟夫和玛丽亚·克里斯汀娜在一起。她说话时，眼睛里露出仇恨的闪光，“这是真的。我要把她写的信拿给你看。这些信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的。你将会明白，她爱的是我……而不是你。”

现在真相大白了。可怜的约瑟夫！可怜的伊萨贝拉！伊